



塵史三卷宋王得臣彥輔著上卷標目十二中卷標目十七下  
卷標目十五凡載二百八十四事其師為鄭公獬胡公瑗明  
道程子為其友師承有自載筆典雅所述多<sub>可</sub>訓可法可鑒  
可戒朝廷掌故採著於篇足資考證惜轉輾傳抄魯魚  
多悞甚者倒置脫謬沒有跋亦稱之善本校讐甚可惜  
也每展卷之際遇有疑義祇可以意會之又不<sub>訂</sub>敢強為增改  
惟此本世不易得姑藏之以待他日求善本而<sub>訂</sub>釘正之

咸豐四年甲寅六月

石芝山人楊廷錫識



塵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官牒奔走輒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為臣而歸闔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戒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為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烏覽之者幸無

我誦時行年八十皇家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為  
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目錄

卷上

卷中

賢德	治家	經義	辨誤
志氣	場屋	詩話	明義
度量	神受	論文	
知人	體分	碑碣	
不遇	學術	書畫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政	利疚	朝政	官制
			國用
			忠謹

卷下

語識	博奕	諧謔	襟志	乖謬
鑒戒	戒殺	真偽	讒謗	占驗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塵史目錄終

塵史卷上

睿謨

鳳臺子 王得臣

彦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登聞求止猪者上手詔忠獻

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覓止猪朕又何

嘗見他猪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白日真直禁卒錄編勅既効具

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泣官矣遂命釋

之聞者莫不嘆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畧曰功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園

陵仍云朕於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冲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  
美成豐亨二名以進士<sup>上</sup>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  
可又指亨字曰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  
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  
仁嘗儉服純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  
浣濯食器戒具潔謹夫不出殿閤綜制天下於簾  
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  
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遠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政說  
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間  
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  
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至祈父之篇其卒  
章祈父亶不聽上問曰獨言聽而不言明何也黃  
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尚謀聰作謀故耶  
侍臣莫不嘆伏蔡持正說

###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誼往還  
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sup>指</sup>

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  
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  
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揚延朗田敏等又在威  
勇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  
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  
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勿使薄城求便掩  
擊仍令間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壯  
士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披動  
靜上聞廉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貳敵  
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洛相望足大犄

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  
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武兵馬  
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  
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洛  
間方可鑿與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  
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  
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  
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  
令魏能等軍逆遷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  
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番賊戕害生

靈或是革輅親征亦須渡大河親幸澶淵就近易  
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振津濟得臣切以為忠賢之  
臣抱道履節孰不欲適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謝神  
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  
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蓋十  
常三四欲募商賈今入粟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  
簡以為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必  
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  
名見於國史元佑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  
初內相林子冲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  
詔易之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  
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曾魯公為亞相趙閱道歐陽永  
杓為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曰問  
東廳文學則問西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



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  
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襍物四卷添脩及  
製造弓弩式二十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

東西廣備被隸軍器監矣其作凡十一日所謂火藥

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壚皮作麻作窰子

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傳其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

冬氊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

追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

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  
十數人而已

余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叅

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

其半潤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有長一尺徑七

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

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嘗貯於庫御史中

丞侍御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

開封府此杖殆唐所製也

永裕建尚書省日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  
官廳于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  
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  
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并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  
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  
命郎中貳員外寺丞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  
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為次祖宗以來  
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  
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部再遷秘書丞寺丞再遷太  
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  
請並蓋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  
朝請郎以下雖通職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  
者并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閱任望官者充之  
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  
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  
觀察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列則京月人

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序  
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為將軍校尉之號竟獨  
依舊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称呼元祐間議者謂無以甄別  
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  
去之余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  
右者得無取乎是時知黃州書有犯并去之

國用

紹聖初余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用司泊在

此景宜在所

京百官宗室諸軍并襍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  
萬諸舍給食糧亦稱定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  
懽曰好狀元神文為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  
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容遣內侍以采  
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况命相  
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襍為中丞凡七年不遷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  
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

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  
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  
可以騎二公并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 禮儀

幞頭後周武王為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  
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  
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  
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  
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

此葉宜在後

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潤脚短而銳者名牛  
耳幞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脚者今  
所服是也然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其中  
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為之  
裏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  
便遂徹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  
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中  
之樣始作前屈謂之欵巾久之作微欵而已後為  
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為直巾者  
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為平

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潤而短  
今長短濶狹僅中矣<sup>得</sup>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為之帽然未聞其<sup>何</sup>製也魏晉  
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璵猶服<sup>何</sup>  
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為一樣  
但詢<sup>何</sup>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為之名  
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  
短簷纔二寸許者慶曆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  
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人<sup>又</sup>增其身  
與簷皆抹上竦俗戲為<sup>呼</sup>筆冒然書生多戴之故為

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鎗已而  
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濶簷高七八寸有書生  
步于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  
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勢今則漸為四  
直者

古以韋為帶反挿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帝令下  
挿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sup>止</sup>只用九胯四方五  
圓乃九環之遺製胯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  
也通以黑韋為常服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  
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sup>經</sup>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

間為方膝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  
方始<sup>千夫</sup>手長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  
短後稍長浸有垂<sup>至</sup>膝者今則參用出于人之所好  
尚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詘下直服綠者以槐<sup>木</sup>上詘下方  
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潤皇祐間極大而  
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  
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製祖宗創金毬文方圍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  
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亦名荔枝技以賜禁從

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  
師並服毬文<sup>觀</sup>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  
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  
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  
詠外郎遷前行詩云衣添三疋絹宴剩一枝花熙  
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  
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為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技<sup>藝</sup>等  
官少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裨

加袷俗所謂黃義襪者是也幘頭合帶牛耳者然  
今之優人多謂此服大為群小所惡浮謗騰溢其  
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  
入其色浸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英  
宗大繼大統秘書丞甄履嘗為繼聖圖著其說後  
又為黑紫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  
為順聖紫云蓋色得正也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  
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

正又有領編修今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  
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  
之襪有帶履用皂草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  
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  
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  
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  
他官其具冠服而騎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  
念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齋御  
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靖

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草能者其  
音靖者或讀曰青曰菁余潛告曰當為爭有相顧而  
笑者按儀禮作紳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衣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記今略記其首

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  
綴緞絲羅為攢雲五岳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為  
白角者又點角為假玳瑁之形者然猶出四角而  
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  
又編竹作而為團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  
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鞞肩

又以團冠少裁其所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  
以鞞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太妃冠  
矣始者角冠稜托說以舍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  
以珠璣綴之其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角脚梳亦長七  
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聲隅子黃晞  
曰此無他蓋大官簷踈耳

晉公丁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祿衣

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  
今止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  
慰者其服可知矣竊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



富鄭公私忌褻垂脚褙紗幘頭褙布衫繫藍鐵帶  
此乃今之釋服褙禪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  
不可聖人緣情制禮盖有隆殺今歲服褙禪是未  
嘗從吉也又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  
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  
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  
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少變常服為安耳

慈聖光獻<sup>獻</sup>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  
袍腰經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  
使閩秋過<sup>過</sup>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

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臯守鄱陽乃出所錄庚  
申禮官議服為得禮<sup>體</sup>辛巳秋聖憲肅遺誥到安州  
余急趨郡中見首相<sup>相</sup>守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為  
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  
郡亦服斬衰余以為大非也遺誥在京以日易月  
十三日而除是暮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  
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  
以任乎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盖然宗室之家  
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內瑞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  
青縑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范其景至從兵  
有不能捧持之者詔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  
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  
率舞鳳皇來儀不足恠矣故施于人則廢尹允諧  
於神則祖考來格嗚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神文嘗詔和峴等修  
焉又有和氏樂神文復命李照別製然所用者惟

王樂耳元豐間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王  
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為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  
上之元祐初太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  
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為黃鍾也范樂  
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為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  
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太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為周奎漢斛各  
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知樂  
矣又以為今金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  
休、偃佚於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

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  
樂以為聲下而不用

予嘗問聖典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  
積黍定筦生律而知耶聖典曰不然凡識樂者惟  
在人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  
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晦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  
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神宗因見絃者屢絕  
而易歌者音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  
也上曰為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  
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

未用之

臺議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  
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  
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為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  
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  
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象佇聽  
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廄造膳誤有遺髮於  
間者其辭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

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貴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  
初程顥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  
廳向火

忠謹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至太學  
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  
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  
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  
具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

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乃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  
歸他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于上上乃大  
悟卒用其人

富鄭公嘗為予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  
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衆叅知政事趙昌言對  
曰自此取幽州猶熟鐵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  
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  
趨幽燕捲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嘆謂予曰  
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

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  
屋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柰何或對天鼓或對以  
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  
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台綠衣者問狀對曰某  
土守臣犯賊法當死配宰相以親則不死配某土守臣  
犯賊不當死宰相嫌卒死之翌日上為罷宰相天  
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體國論率預謀  
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獨知  
願博采廷議已而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

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曰新天子又一  
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為天下計前日還宮  
見有泣者及太子諸廟令人察之百姓云乃新天  
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  
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晋公相章聖以劉介嫉惡議多不合一  
日因奏對以笏聲晋公由是并罷相以本官歸班  
既而中使押晋公復入中書文定公出知鄆州蓋  
天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乾興興二月十九日真宗  
晏駕神文即位章獻垂簾晋公挾前恨三月貶文

定衛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  
公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  
耳宣獻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辭然晉  
公嘗切齒焉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沉殞未  
幾晉公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  
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  
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世美  
同貳閩漕世美為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  
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元凡數夕環步於

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  
純祐等曰我上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  
既死汝輩勿復仕官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  
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一時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綸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  
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  
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  
事爭之以為不可今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  
塞難以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一鄭  
公忽謂文正曰希文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於春

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容矣鄭公嘆服

鄭毅夫為王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率藝桑而稅以繅人甚樂輸蓋興國初九河

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謙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

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人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耶碩從邑而市之真游惰者於是答而遣之以賤丈夫論之則為暴政決無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滿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

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永昭計司課買麻履數  
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為科營  
婦驚履者稍增其直與之為約如期而辦又料材  
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  
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于棚上  
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  
人莫之曉盡於棚榻潛有尋丈之度以視其長短也  
由是吏胥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  
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弊獨襄城為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

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臨蓐以器貯水溺之謂  
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  
戒殺子文名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  
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  
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千計以故生子皆以俞為小字  
轉運遲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仲寬仍令再任  
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  
家法當避仲寬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  
郡還邑有小孩數百人迎於郊雖循吏也蓋未之有也

利疾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暮增為三年之制又有庾古而便時為時所湏而不可去者如降齊摘山煮海漢之權酷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復井田蘓綽之建五等房館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循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蠲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千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一貫有

有畸而鄂一州所歛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益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課計利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敷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其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志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利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

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地州是大不知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本朝屬荊州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販之遠頗病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橐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若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

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之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之西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本末或欲乞為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情之論也予向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安州為京西元旨上止以京西缺財用為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議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議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總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竊嘗籌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

也何嘗有彼此之限也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  
為繆舉為今計莫若曠然獨捐之則京西無虛利  
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視職  
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  
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今今有職田處多  
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之不受  
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  
切以歛職田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  
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其中

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  
息貪污也

安陸郡城枕涓水惟州城基墻皆紫石不為水所嚙  
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  
集水道溢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終溢岸即  
行西濠識者以為久必自涓津門由景陵門以去  
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解院以北石岸  
盡廢為水約以殺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屋人及免  
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子洎士人僧俗同列狀  
以訴於州乞置水約州妻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

圖而憚于有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  
未嘗有此役為難遂寢其事

塵史卷上





